

四月

的怀念

□张 艺

“浓雾弥漫之时，我走出了出租屋，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……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颜，它失去了白昼和黑夜，失去了早晨与晚上。”

这是余华在《第七天》的开篇，最早我没明白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文字。直至自己经历了这样的至暗时刻，那是“一宵倒塌的声音，轰然声连接着轰然声，仿佛一幢幢房屋疲惫不堪之后躺下了，而且永远躺下了。”

可站在屋外的人依然要站立，哪怕你是在哭泣中站立。

我需要站稳，尽管很难。

于是我把车停在了路边，寻找便利店。悲伤使我无法将食物下咽，那么总该给自己灌瓶可乐补充糖分，但还是只有泪水。

恍恍惚惚的那几天，我总是一边走路一边擦眼泪，甚至觉得周围鲜艳的颜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灼伤，快到上课时间了，快速补妆，努力浮现笑容。

我就这样一会儿跌进情绪的深渊里，一会儿又将自己用力拽出来，继续前行。

“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这句话总在脑海里浮现。

无法探视，我就真的没有去探视。如果我想办法，如果我找好关系，总是可以见着活着的他。但是，现实没有如果。

那天我在山间欢歌笑语，给朋友泡茶时，叔叔已经进了ICU，弟弟怕我担心，一直不说。直到最后那个晚上，弟弟才给我电话：“姐姐，做好准备，医生说爸爸过不了今晚。”

我惊了，半蹲在茶几旁，木然不动。雨下了一整夜，我在床边坐了一整夜。

凌晨三点半给弟弟发信息，此时弟弟找好了救护车往北碚歌马方向赶，他在车上给叔叔一边推肾上腺素，一边看心电监护。

凌晨四点，我叫醒了熟睡着的老公：“肾上腺素可以维持多久？”

“可能有两三个小时。”我快速地换好衣服，想去见叔叔最后一面。

凌晨五点，叔叔还是离开了。我陪叔叔喝最后一杯茶时，他已经躺在了里面，安详地睡着，我就只能在心里和他说话。

他只是不能回答而已，他不能喝我泡的茶了，他也不可能在我面前絮絮叨叨了。

我们依然在同一空间，他先走出了时间。我坐的那个位置，是以前他去厂里喜欢站的位置，他早上出去之前会喊还在楼上睡觉的我：“张艺，我去厂里了哈，厨房有稀饭你下酸豇豆吃嘛。”开车之前还会再补一句：“你再吃个鸡蛋嘛。”这些稀疏平常的关心，成了我回忆中最深的痛。

“见一面，少一面。”“人生要珍惜，人生很苦短。”我感觉这些话放在死亡面前显得特别苍白。真实情况是：见了上一次，下一次真的见不到了。

安慰不了应该安慰的人，自己反成被安慰的人，但我又真的扛不住。

尤其是看着弟弟懂事的样子，那种把自己的情绪压抑了又压抑，然后这个年龄段又必须迅速拾起的担当与承受。

我又看得见他简短的文字叙述背后的隐藏。如果没有记下一些事情，叔叔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。在不算遥远的那一天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。可是关于他曾经生活的痕迹却还那样真切切地存在。

此时，天已微微放晴，微风徐徐，缙云山好像又从沉睡中醒来了，茂密的树木覆盖了那些起伏的山峰。那里有我和叔叔一起登过的狮子峰，我们一起在狮子峰上眺望整座北碚城。山川依旧如此安然，岁月不会因为失去一人而停止流逝。

只是我的叔叔，在人间四月里离开了。从此，我们的相聚，只能在回忆或是梦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会员）

上 坡

（外一首）

□邓 勇

趁着公鸡未鸣，天未破晓，雾水未落
我们要扛着锄头，上坡
在清新的早晨，用胶鞋的歌声
轻轻唤醒，沉睡的草木

我们还要擦拭，山路的雾气
直到古老的道路无处躲藏
将熟悉的橘子树全盘托出
我们就抵达了，父母的心脏——
一片被称为养儿育女的地方

父母挨个点亮橘子
于是，太阳照常升起
恰好白云苏醒
向山坡倾倒一片蓝色
天气正好
生生不息的耕耘才刚刚开始

油菜 花

我在一个黄昏，在一个春天的黄昏
长长的河堤，只有一个小小的我

我看见春天的油菜花中，走过来两个人
一个背着背篋，一个提着锄头
他们向我微笑，一种满含泥土的微笑

在第一颗星星升起时
我看见，他们破旧胶鞋的泥土里
长出了一朵朵洁净的油菜花
（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会员）

李花雨

□彭宗琼

三月的周末，清清淡淡的雨丝附着在发梢，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南宋诗僧志南的诗句诱我幻想着李花雨的味道，催促我管不住的脚步，踩着湿湿滑滑的乡村小径，直奔那布满山坳和坡头的万亩李花园。

钻进李树园，恰是“李花浅白开自好”。一簇簇尽情绽放的白花环绕着粗糙坚实的枝丫，一串串各具姿态——这串向上劲发，高傲地从粗壮的主枝间擎出一个花棒，似乎要贪婪尽享阳光沐浴和细雨的亲吻，亦是要高调地宣示它努力吮吮带来的丰腴；那串斜斜地展在脸侧，经过处，无不想和她来个圣洁的贴脸礼。微沾湿雾的花瓣，将点点凉意沁润毛孔，瞬间产生婴儿唇初触乳头的醉感；看那儿，几枝花穿插，让你错觉为谁在这秀插花技艺——这一枝伸向树丫镂空处，温润的白花，朵朵错落有致，缀于枝干，从枝根处向枝头渐密；那一枝从另一树丫下依身而过，之后展延于前枝右侧，羞羞萌萌地半掩花蕊，顺着枝头而上，缀满白绿相映的花蕾，如颗颗饱满的豆子，偶尔还有晶亮的小水珠粘在豆尖；还有那新发的一枝，带着浅绿嫩滑的皮肤，瑟瑟地贴在左侧，几个绿豆似的芽胞紧靠依偎其上。

漫步李树下，浅吸清幽的林间韵味，满眼千姿百态的李花，我从没像今天这般情不自禁地深看她们。都说李花素雅清新，纯洁无瑕，今天我却发现

李花其实也是精于修饰自己的——她的洁白中不失色调，细观之，白色花瓣近柄处，浅浅的新绿略略映衬温润的白，让花瓣白而不显空洞，偏多了那丝丝优雅；花蕊更是用心着色，纤细的花蕊白绿粉兼有，但你看不出绿和粉的原色，只叫你看着是那么特别的舒适。最点睛的是蕊头那一点蛋黄，在白色花瓣的映托下，活力尤显，温婉而不媚。

谈笑间，我们从白色流芳中立于山包之上，脚下粉红环绕的是绽放的桃花，她们为白李浸染的山包系上一条粉色的丝带。雨渐渐迷蒙起来，远处山腰袅娜过缕缕白纱，凹地里如雪铺地，山包上如素锦裹头，只想借用一下韩愈那句“谁将平地万堆雪，剪刻作此连天花”。这一方山水，绿林翠草渲染其中，抑或一团金黄的菜花，春天给三月的乡村涂上了丰富的色彩。

下山的脚步轻盈舒缓，我们来到李园下平坝处，这里可是另一番热闹景象。路两边，李树下，老伯大妈们笑盈盈地说：“来，买点野菜回去吃，绿色健康。”娇嫩嫩的蒲公英菜叶、香味扑鼻的椿芽……无不唤起童年的回味。

雨随着轻风淡远，天空渐渐泛晴。再次回望那个粉色修饰的雪白山包，微风拂过，园里花瓣轻舞，脑子里掠过杨万里那句“李花宜远更宜繁，惟远惟繁始足看”，我开始期待李果飘香的时节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云阳作协会员）

葵花的心事

□钟 灵

人们常把父亲比作太阳，把母亲比作月亮。葵花的生命中曾经有两个“太阳”：生父的影像永远停留在了少年的时光里；继父张叔出现在葵花青年的重要人生阶段。那个春天，得知张叔在北方去世的消息，葵花一度十分悲伤。平时很少再提起他——是渐渐淡忘了吗？

其实，人生的任何一处落墨，都会有一场纷飞的花雨，即便是浸入了泥土，也会化作一枝新绽的芽，哪里能够忘记？何况张叔出现在葵花最彷徨、最光鲜、最欣然、最落寞、最困苦、最有所成的年纪。何况张叔开朗而亲善，那么丰富、豁达，有着太阳般灿烂温暖的特质——怎会忘记？他对家人真挚的爱和无私给予，犹如阳光，伸出手去，尚可取暖，一切怎会忘记？——为张叔，葵花落下很多次泪水：感动的泪水，欢乐的泪水，思念的泪水……回忆更会唤回清明的雨滴，每一滴都重重打在心头。

葵花的母亲是一轮尤为贞静的月亮。生父因病去世后，母亲一人含辛茹苦，靠着微薄的工资抚养姐妹仨，供孩子们全部读完学业，直到家中年纪最小的葵花也走上工作岗位，母亲才决定再找个伴。张叔从西北退休回内地，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，并被母亲的坚韧与善良深深打动，对母亲锲而不舍地追求，终于玉成。

张叔曾在抗美援朝前线作战，艰苦卓绝，死里逃生，后在西北某市任职。杀出战场，走过官场，身经百战、披肝沥胆的张叔，在三姊妹面前，却没有任何的架子。热诚、达观的张叔晚年时胖乎乎的，笑起来就像一尊弥勒。生活中零碎琐事，时常被他即兴的几句顺口溜、打油诗，或是叽里咕噜来一串朝鲜语，加工出一片笑声。家中多年来单一、刻板、拘谨的女性气场，变得阳刚活泛起来。葵花最爱吃张叔包的韭菜饺子，每到周末，张叔就张罗些好吃的，喊姐姐们回来小聚。一家人有说有笑，欢欢乐乐。每每见张叔把家里的剩菜剩饭一股脑吃下肚，葵花总会担心地奚落张叔“铜肠钢胃”，张叔则笑嘻嘻地指着补过的牙齿接上话：“我是铜肠钢胃加钢牙！”张叔一来到家里，就和母亲一起帮着带葵花二姐的孩子。后来又帮葵花带大了孩子，那时葵花落入生活低谷，如果不是张叔与母亲的扶助，真不知如何度过单身母亲的那些艰难时光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。葵花一天天坚强，重新变得生机勃勃；当葵花终于等到了真爱，重新组建家庭；当孩子一天天长高，越来越机灵可爱，张叔和母亲也一天天老去。张叔曾经在战场上遭受重创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每年住院急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情况稍有好转，张叔要求回西北看望自己的儿子。记得那次葵花千里迢迢，前去探望张叔。离别前，葵花专门烧好了热水，要给张叔洗脚。张叔看看葵花，默默地点点头。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葵花的端脚盆，兑热水，为他脱去鞋袜洗脚，很舒适很享受的样子；葵花低头为张叔搓洗他长满老茧的双脚，泪水默默地流下。葵花和张叔都不说话——也许他们都明白，此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。

两三个月后，张叔身体状况不错，打算回内地，一家人欣喜地等待张叔的回归。谁知，一场车祸竟然夺去了他的生命——春天眼看就要来了，张叔却走了，这是多么大的不幸！葵花常常暗自喟叹感伤：难道是天看到一场太阳轮回的交接已经完成，便收回张叔“爱”的监护吗？

不需要再有滂沱的雨水了——生命的山岗，有父亲的爱笼罩，遍洒温暖的光辉。太阳升起，月亮升起，静默的天空，美好永恒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）

花田有约

□雪里梅香

季节给花染上颜色
故事在三月的间隙，悄然铺展
一幕情节续写另一幕情节
一个片段修饰另一个片段

衣角被风轻轻掀起
如蝴蝶误入一片斑斓
这并非预谋的飞翔
却在光中，突然有了方向

光与影在叶脉间交织
每缕芬芳都携带柔软的期许
在雨水缝合裂痕的沉思里
我们成为自己的寓言

蜜蜂如约而至，停在某个细枝的末端
整朵花突然学会摇曳
风趁乱翻阅未装订的远方
故事开始发芽，长成新的分行
（作者系重庆市云阳作协会员）

赏读旧时光

□钟其贵

周日下午
把自己关进书房里
享受着一个人的孤独

把一页一页纸张打开
把一个个词语打开
把一个个意象打开

把自己融进意境里
把自己揉进一个下午的时光里
把心收紧，又舒展开来

开窗迎候四月的风吹
渐长的银丝，不娇羞
不躲闪，畅快而奔涌

在一页一页的文字里
赏读一段旧时光
山水依旧，山花烂漫

年岁轮回，草木重生
旧光阴，正如落日
一个转身，滚落山崖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黄葛树

市井

重庆晨报